

蕭三文集



萧三文集

新华出版社

萧 三 文 集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25印张 插页两张 296,000字
1983年10月第一版 1983年10月湖北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400册

统一书号:10203·102 定价:1.25元

悼萧三同志（代序）

胡乔木

1983年2月4日9时55分，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萧三同志与世长辞了。我们党失去了一位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国际著名诗人。一位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为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各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的政治活动家和国际活动家。此刻，我们的心情非常沉重和悲痛。

萧三同志1896年10月10日生于湖南省湘乡县萧家冲。少年时代，他曾和毛泽东同志在湘乡县东山小学同学，之后一起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求学。他和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志一起创建了“新民学会”，并为毛泽东同志主办的《湘江评论》撰稿。此后，他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与赵世炎等同志一起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期间，他参加了以“实行社会革命，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的“工学世界社”的组织工作，加入了赵世炎、周恩来等同志组织的“少

年共产党”(即“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他经胡志明同志介绍和王若飞等五位同志加入法国共产党,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协助陈乔年、邓小平等同志出版刊物《少年》。1923年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4年1月与任弼时等同志代表中共莫斯科支部参加了列宁的葬礼及护灵活动。同年夏回国。曾任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共青团北方区委书记、中共张家口地委书记、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代理书记等职。1927年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筹备、组织工作,同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年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解放后,先后出席了第一、二、五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萧三同志对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斗争以及文化交流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在1928年,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任教期间,就开始从事文学活动。1930年他作为中国左翼作家常驻代表,出席了在苏联哈尔科夫举行的国际革命作家会议,并主编该会刊物《世界革命文学》的中文版。1934年他出席了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见了高尔基,并代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作了大会发言。经我党组织批准他参加过苏联共产党、担任过两届苏联作家协会党委委员。在苏期间,他与鲁迅保持着密切的通讯联系,并通过文艺作品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的工农红军、土地革命及其领袖人物,写了毛泽东、朱德等同志

的传略,写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一些小说、报告文学等作品,被译为俄、保、英、德、法、西、日、捷等多种文字,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萧三同志的作品,充满高度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歌颂党和党的领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映了国内外人民的革命斗争。他坚持文艺的革命性、战斗性和群众性,力求使文艺和革命血肉一体。他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一直在我国人民中广泛流传,同时也受到国外读者的重视和欢迎。由他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及其续集,成为进行革命传统、革命理想和革命情操教育的宝贵教材。他坚持诗歌民族化与大众化的方向,努力探索革命文艺的道路,积极宣传、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为中国新文学和新诗歌的成长、繁荣,付出了毕生的辛勤劳动。他的主要诗集有:《和平之路》、《友谊之歌》、《萧三诗选》、《伏枥集》等,俄文诗集《湘笛集》、《我们的命运是这样的》、《埃弥·萧诗集》、《萧三诗选》等。萧三同志是著名的文学翻译家,是广为流传的《国际歌》歌词的主要译者之一。为了密切配合革命斗争的需要,他翻译了剧本《马门教授》、《新木马计》、《光荣》和影响广泛的剧本《前线》以及《列宁论文化与艺术》等名著。

萧三同志对我国文学运动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长期担任文艺界各种领导职务,做了大量的工作。1939年春回延安后,任鲁迅艺术学院编译部主任、陕甘宁边区和延安文协常委、文化俱乐部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委员,并

主编《大众文艺》、《中国导报》和《新诗歌》等杂志。1946年任华北文协主任。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顾问、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和国际笔会中国笔会中心副会长等职,为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萧三同志又是一位著名的国际文化活动家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战士。他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局长、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中苏友好协会副总干事、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理事及书记处中国书记,并常驻书记处工作两年。作为一位著名的文化战士和中国人民的和平使者,常年奔走于世界各地,出席历届保卫世界和平会议,访问过许多国家,两次出席亚非作家会议。参加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为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萧三同志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时刻以普通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尊重组织,关心群众。1962年他把自己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全部编辑费上缴。1981年又把《萧三诗选》的全部稿费捐赠给四川灾区人民。

在十年内乱中,萧三同志受到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诬陷和迫害,被非法关押七年多,他和“四人帮”及其爪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无情地揭露和谴责了“四人帮”和康生的阴谋活动。恢复自由以后,他虽然已是八十高龄,体

弱多病,但始终以老骥伏枥的精神顽强工作,还尽力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晚年,他写了大量的革命回忆录和诗歌。他在辛勤劳动和与疾病顽强斗争中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历程。病危期间,他还认真学习党的十二大文件,表示完全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路线方针、十二大的决议,他念念不忘未竟的事业。去年12月4日他口授了一封给胡耀邦同志的信,再次表达了这位老革命家对党的无限忠诚。他写道:“……我是无限感激也无限惭愧:我要为党做的事都没有做完。我的诗文集,特别是延安以来的日记还没有头绪,命在旦夕时,我不曾想到死,开始清醒时,我想到的第一件事,也是这批资料,我一定要把它奉献给党,决不能‘带走’。我为此同疾病奋战,坚持自己的誓言: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趁我还有余力,还有记忆,请求再帮助我一次:组成几个人的班子,加速完成上述资料整理工作,一旦此事告终,我死也瞑目”。

胡耀邦同志迅速批准了他的要求,并向萧三同志转达了他的殷切希望和关注。

萧三同志是中国人民和我们党的忠实儿子,是世界进步人类的忠实朋友,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人类的进步事业奋斗了一生,鞠躬尽瘁,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我们要学习他对敌斗争的顽强精神、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热爱人民的高尚品质、严于律己的崇高精神。萧三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萧三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十

二大精神鼓舞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开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新局面,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为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好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而努力奋斗!

在萧三同志追悼会上致的悼词,

1983年2月20日《人民日报》

您种下了希望

——向萧三同志告别(代序)

朱子奇

您,萧三同志,一代共产主义老战士、老诗人,终于长辞我们去了……

1983年2月4日9时55分,当淡淡的阳光照在您脸上时,我正站在您床边,用泪水模糊了的眼睛,看着您平静地闭上了双眼。一阵哭声和抽泣声打破了病房的宁静。让我再紧紧地握一次您那还散发着余热的手,再轻轻地摸一下您那还留着微笑的脸。永别了呵,敬爱的先行者,您放心地睡吧,睡吧,您奋战了半个多世纪,该好好休息了。

回忆有如潮水,渗着哀思,渗着怀念,渗着几多战斗的欢笑声和风雨的吹打声,也渗着不时出现的沉沉叹息声和愤愤诅咒声,在我心头不停地激荡,回流,翻滚……

萧三同志哟,您今年八十六岁,党龄六十一年。您是我们党最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是中国现代诗歌运动中和世界进步诗歌界最老的杰出诗人之一,您又是一位高

水平、高质量的翻译家，一位出色的中国人民最早的国际文化战士和国际活动家。

我与您相识四十四年。1939年春，在延安第一次见您。我那时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幼稚青年。我带着尊敬的心情，去参加欢迎您的会，也带着几分好奇，去看看一位刚从列宁故乡回来的革命家、诗人，又是毛主席的一位老同学。我们住的窑洞很靠近，因此，就经常去向您请教。您总是那样平易、和蔼。后来，在张家口，在冀中平原，在北京，在莫斯科，在布拉格和维也纳等等地方，我们一起生活、工作、斗争；一起赶路、奔波、飞翔；一起为胜利而举杯欢饮，也一起为失利而惋惜难过。我们又共赏文学艺术，同游风景名胜。听您讲斗争史、党史，听得津津有味！听您谈毛主席和其他革命领袖故事，激动得热泪盈眶！我曾在您领导下工作，在您指教下学习，在您鼓励下写诗。您呵，是我尊敬的革命老前辈，是我的诗之友、诗之师！又是我学俄文之友、学俄文之师！

1922年冬，您第一次到苏联，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4年1月，您和任弼时等同志代表中共莫斯科支部，参加了伟大列宁的葬礼并光荣地守灵。后来，您还写诗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您在诗中写道：

我们列宁主义者，来自革命的东方，

加入百万人的洪流流向工会厅堂。

我紧紧地贴在伟人的左脚旁，

低头把那亲切的容颜来凝望。

我的两行泪水滴在花丛中，
最崇敬的人永活在我心上……

1927年年底，您第二次去苏联。您说：“从此，我决定用文艺、用诗歌当武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共产主义理想而战斗到底！”

萧三同志，您是火焰！是诗歌之火焰，愈烧愈旺。“烧尽黑暗，烧出光明！”是您的宣言。您在苏联用的俄文名字Эми Сяо——埃弥·萧，成了许多苏联和国际进步作家、诗人中的熟悉称呼。在苏联的十几年里，您用中文和俄文写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向全世界宣传了中国土地革命和工农红军的英勇斗争，描写了中国劳苦大众对“江西苏维埃”的向往，预言了蒋介石对红军的“围剿”必败。您又完成了毛泽东、朱德传略的撰写。您还创作了许多赞美苏联人民革命的热情诗篇，赢得了苏联广大读者的喜爱。您的作品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您还与鲁迅保持着密切的通讯联系，对发展中苏人民、作家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您所作的这一切，在中国革命被重重封锁下的年代，可说是一种特殊的贡献，您可称得上是当代在国外做得这样多、这样早的第一名中国无产阶级宣传家、革命诗人！

萧三同志，1939年春，您这“万里的游子，征人”，“一路风餐露宿”飞渡天山，回到您日夜想念的延安，回到您阔别十多年的战友身旁。您主编《大众文艺》和《新诗歌》时，毛主席亲自批示给予支持，还亲笔题了字，捐了款。一大

批年轻的诗歌作者，在您周围聚拢，歌唱，成长。年长的诗词作者朱总司令、叶参谋长、董老、谢老、吴老和续范亭先生等，也寄给您作品，有的还要求加入诗社。街头诗、朗诵诗，闹得热火朝天。诗的圣地——延安，更加充满诗意，更加显示出它的美和力！那青春时光，战斗年代，够多么开怀，够多么欢快！

萧三同志，您也更年轻了，放开喉咙高唱。您那时吹响的进军号声，永远在我耳边鸣响：

诗人，起来！现在这时节

不能贪取甜蜜的睡乡。

莫忘了，千万战士的热血

流在中原的沙场上。

每个人都应该和他们在一道。

你现在不能丢炸弹，动刀枪，

你应当写些诗歌给他们唱：

诗人，诗歌可比子弹和刺刀！

您举起诗歌的“子弹和刺刀”，参加了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您的《敌后催眠曲》、《游晋西北赠续范亭先生》、《延安狂欢夜》和《送毛主席飞重庆》等，都是人们熟悉的名篇，都是诗歌的珍品！解放以后，您一面从事紧张的国际工作，一面坚持写作。出版了四本诗集。您创作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您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成为我们以及后辈子孙进行革命传统、革命理想和革命情操教

育的宝贵教材。

萧三同志，您是桥梁！一座沟通中外文化和诗的桥梁。一唱起《国际歌》，就往往会想到您，想到您的功劳。您是这首被列宁称为世界共产党党歌的歌词的主要译者之一。您翻译了马雅可夫斯基等许多苏联名诗人的作品。我是从您介绍而认识他们的，并且知道了那句指导我们写诗的“首先是党员，然后是诗人”的名言的。为配合斗争的需要，您在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亲自关注下，翻译了影响广泛的剧本《前线》。剧中人将军戈尔洛夫和记者客里空的名字，至今还是人们用来讽刺那些思想僵化、编造故事、阻挠改革的人的代名词。

萧三同志，您是春风！是吹绿人们心灵的文化、友谊、和平的春风。您担任了各种国际组织的重要职务，作为中国人民的使者，您常年奔走于世界各地，出席历届和平会议，主持国际文化交流工作，访问过许多国家，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友谊、和平，做出了积极贡献。记得您在1952年12月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期间，与四十多个国家一百多名作家聚会的情景，您在辩论中，自己发言，自己翻译成俄文、法文，还风趣地引用中国和俄罗斯古语及湖南方言，提出声讨“笔头战犯”的建议书，获得了热烈的欢迎，被一致采纳。许多作家与您握手，拥抱您，亲您。这除了您的立场观点代表了世界作家的共同心愿外，您丰富的国际和历史知识，流利的外文和文学才能，也是受到人们尊敬的原因。

萧三同志,您是中国共产党老党员,又经胡志明同志介绍参加过法国共产党,之后,经法捷耶夫同志介绍加入了苏联共产党,您不愧是一位光荣的国际主义老一代先锋队员。

在您的作品中,有很大数量的诗歌是属于国际题材,无论是您在苏联期间写的《瓦西庆乐》、《致西班牙共和国战士》、《片山潜的手》、《礼物》,或是五六十年代写的《祝保罗·罗伯逊六十大寿》、《悼约里奥·居里》、《敬祝胡志明主席七秩大寿》和《今天是个吉日良辰》等诗篇,都充满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洋溢着深厚的革命战友之情。您振臂高呼:“同志们,前进,不断地前进,直奔光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程!”

萧三同志,十年动乱中,您吃够了苦头!您受到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种种诬陷和迫害,被关押了七年多,但您始终没有屈服,您与他们的爪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您拍着桌子斥责他们是搞阴谋的人,不会有好下场!您的预言实现了,党和人民把阴谋家打倒了,您兴奋,狂喜,有时象孩子一样哭,流泪不止。

您恢复自由时,虽已八十高龄,体弱多病,但“当笔落到曾经被迫停笔者的手里,老朋友相见,分外相亲!”“振笔一挥,又能为人民歌唱。”您为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胜利闭幕,而激动欢呼:

春风吹来呵,浩浩荡荡。

满园中万紫千红,百花齐放。

.....

让我们再次欢呼——

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短短几年中，您不顾严重的哮喘和失眠，写了大量的诗歌和革命回忆录。您珍惜每一分钟，珍惜那已经剩下不多的生命的烛光。您经常说：“该写、该做的事情很多很多呵！再有一次生命该多好！”您几次从生命垂危中抢救过来后，第一句话总是：“我要笔，我要写……”正如您在诗中写过的：“我虽老而残，志意犹少壮。……合是萤火虫，闪闪发微光。合是点滴水，汇入大海洋。”

从去年12月起，您的病情愈加恶化，曾因喉咙开刀抽痰，话都说不出了，几次与我对话都只能含糊地发出几个汉文或俄文单字，有时用笔困难地写ЦК（中央）或Парт（党）（汉文更难写）。并指着自己的胸口，以示您那颗忠诚的心，永远向着党中央，拥护党的十二大。您有多少话要对党说而无法说呵！您紧握着我的手，泪花闪闪地久望着我。当我禁不住泪水滴在您手上时，您却露出一丝深深微笑，好象说：“我会好的，老弟，不必悲伤！”

今年1月间，我约了几位诗人去看您，还合了影，是珍贵的最后纪念了。虽然您只能用眼睛、用握手、用几个单字说话，但您历来对晚辈，对诗友，对新一代诗秀的希望与祝愿，我们是了解的，领会的：我国是诗之古国，正处在诗的春天，一定要出新的屈原、李白、杜甫，一定会有自己的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努力呵，诗兄、诗弟！

不久前，您把胡乔木同志亲笔抄给您留念的一首诗交我，伸出颤抖的手，指着诗最后一小节，吃力地发出一个不清楚的俄文单字：ОТЛИЧНО（“极好”或译“很棒”）！您闭目静听，我又轻声朗诵了一遍：

真能再相见，在一起回想，

在人世可留下什么惆怅？

在那儿我们只种下希望，

这宝贝，如今正愈长愈壮。

萧三同志，敬爱的老前辈、老诗人哟，我的良师益友哟！我看出您对乔木同志这首含义新、意境深的诗，心心相照，有欣慰之感，可是对自己您却并不满足。因为您要做的事实在太多，太多，您种下的唯有希望，希望……“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对黄昏。”您从不曾惆怅对黄昏。您呵，“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您的晚年多么充实，多么不平凡！后来者们将在您留下的光辉启示下，以您为榜样，踏上充满希望的征程。

明天，当希望之花开满人间时，后辈们将在您灵前吟唱一曲纪念歌，深深怀念您，感谢您！

1983年2月17日深夜

原载1983年3月3日《人民日报》